

我國女性原住民地方議員候選人 當選因素之探討

林瓊珠*

《本文摘要》

從1990年代開始，陸續有許多國家採用不同配額制度，以鼓勵或達成更高比例的女性政治代表性，我國目前在地方議員選舉所採用的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即為其一。國外研究成果證實配額制度對於提升女性參政具正面效果，而國內研究針對我國女性參政的研究，也指出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對於女性參政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但既有女性參政研究中，鮮少有針對女性原住民議員參政的探討，在兼具族群和性別雙重因素的交織下，影響原住民女性選舉表現的因素，是否和漢人女性候選人相似？在選區規模小的情形下，原住民選區少有能夠適用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反而很多選區是單一選區，但是從2002年至2018年的選舉結果看來，無論是參選人或當選人，原住民女性的參選和當選情形皆呈現成長趨勢。究竟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政治因素或是候選人背景特徵能否解釋女性原住民之參政？本文以候選人為分析單位，藉由分析2002年至2018年地方議員選舉資料，發現多數

*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E-mail: cclinf@ccu.edu.tw。本文研究成果來自國科會專題研究補助計畫。計畫名稱為《性別與原住民族政治代表性研究：2002年至2018年地方議員選舉分析》，計畫編號：109-2410-H-194-108-MY2。

參選的女性候選人都有社團參與或政治相關歷練的經驗，國民黨籍提名或推薦、現任者身分皆有助於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的當選機會和提高得票率，此與既有針對全國女性直轄市和縣市議員的研究發現相同；而婦女名額保障制度的影響則展現在促進參選動機誘因上；呼應既有族群投票取向的發現，候選人的族裔也和其當選機會或得票率有顯著關聯，阿美族、排灣族和泰雅族身分有助於候選人的選舉表現；最後，女性特質和透過問政表現打破性別刻板印象，有助於原住民女性參選人的選舉結果。

關鍵詞：女性候選人、原住民、議員選舉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選舉，媒體常使用女力崛起報導愈來愈多女性參選的新聞，政黨也常運用相似詞語為口號來訴求選民支持，例如2018年媒體分別以「女力崛起」¹或「溫柔力量出頭天」為標題報導該年的縣市議員女性候選人的參選，²2020年立法委員選舉，談話性節目標題以「藍綠之外小黨出頭天政壇女力進步撐臺灣」³邀請女性參選人討論關心的議題。2022年11月舉行的地方選舉，國民黨推出十位直轄市和縣市長女性候選人參選，以「十全十美女力挺臺灣」為口號，⁴民進黨以「女力會做事」為訴求，⁵皆在透過簡單口號形塑女性政治人物形象，訴求選民投票支持。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國已有愈來愈多女性投身不同選舉層級的選舉，女性民意代表的比例無論是在立法委員層級或是縣市議員層級也呈現成長趨勢，甚至2020年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女性國會議員佔立法院總席次的41.6%，為亞洲國家最高。

女性爭取參政權的歷史，迄今已有一世紀。紐西蘭是第一個賦予女性有投票權的國家，而1907年芬蘭成為全世界第一個首度有民選女性國會議員的國家。根據國際國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IPU)迄2022年10月的統計，全球下議院平均女性國會議員比例是26.4%，同時不同國家間的女性國會議員比例有相當大的差別，例如盧安達最近一次選舉的下議院女性議員比例為61.3%，墨西哥的下議院有50.0%，印度是14.9%，日本則是9.9%。這些國家在女性國會議員代表性的差異部份源自於制度規定的不同，例如盧安達和墨西哥

¹ 邱立雄，2018，〈新竹女力崛起參選人成「嬌」點〉，中國時報，9月27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926003794-263101?chdtv>，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4日。

² 聯合報九合一選舉，2018，〈桃竹苗議會「溫柔的力量」爭出頭〉，聯合報九合一選舉，<https://udn.com/vote2018/story/7324/3385123>，檢索日期：2019年8月17日。

³ 公視有話好說，2019，〈藍綠之外小黨出頭天政壇女力進步撐臺灣〉，公視有話好說，<http://talk.news.pts.org.tw/show/15591>，檢索日期：2022年11月10日。

⁴ 陳秋雲，2022，〈藍營10女將合體盧秀燕首場造勢 10月14日女力報到〉，聯合報，10月11日，<https://udn.com/news/story/6656/6676958>，檢索日期：2022年11月10日。

⁵ 台視新聞網，2022，〈女力會做事連線！總統挺5選將推形象廣告〉，台視新聞網，<https://news.ttv.com.tw/news/11109070026400N/amp>，檢索日期：2022年11月10日。

分別透過憲法保留席次和選舉法規方式促進女性參政，印度雖於2023年9月通過婦女保障席次法案，但要至2026年才實施，日本在2018年推動「政治領域之男女共同參與推進法」，透過政黨提名候選人的方式來促進性別參政平等。

由於自1990年代中期，許多國家紛紛採取不同配額措施鼓勵與促進女性在政治上的代表性，希冀達成政治上的性別平等。因此，性別與選舉研究的主題漸獲得學界關注，相關研究陸續出版。早期研究著重在社會文化途徑、選舉制度、政黨提名等結構性和制度性因素的探討(Inglehart and Norris 2003; Norris and Lovensduski 1995; Paxton et al. 2006; Reynolds 1999)，在許多國家紛紛採取不同形式的配額措施後，研究關注焦點轉向探討配額制度對女性參政的影響(Carrio 2005; Dahlerup 2005; 2006; Dahlerup and Freidenvall 2005; Krook 2009; Powley 2005; Rai 2005; Tremblay 2008)。這些研究皆指出配額制度對於鼓勵和促進女性政治參與有正向作用。

國內有關女性政治代表性的研究，也和國外研究採取的途徑相似，大致可區分為幾個面向：女性參政的政治制度面結構因素（黃長玲 2001；楊婉瑩 2000）；女性參政的社會文化面結構因素（姜貞吟 2009；2011；楊婉瑩 2007）；又或者聚焦在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效果的討論（Huang 2015；2016；2019；莊文忠等 2018；鮑彤等 2014）。這些研究也都證實配額制度對於促進女性參政具有正面作用。相較於國內從1980年代對於女性政治代表性的關注和研究，在原住民選舉和投票行為的研究上，相關實證研究成果仍在逐步積累中。檢閱既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原住民的投票行為和選舉動員（包正豪與周應龍 2019；包正豪與謝顯音 2013）、或原住民立委選舉層級選區劃分的研究（官大偉等 2015），較缺乏聚焦於地方層級的原住民女性參政的相關研究。

承續既有研究成果，本文將研究層級聚焦在原住民直轄市和縣市議員選舉，根據2002年迄2018年的選舉結果，無論是參選人或當選人，原住民女性的參選和當選情形皆呈現成長趨勢，⁶然而原住民選區由於選民人數較少的緣

⁶ 在參選人數方面，2002年原住民女性地方縣市議員參選人數為25人，於2018年時人數增加至52人；在當選人數方面，2002年有10位原住民女性議員當選，於2018年成長至25位。

故，有很多原住民選區是單一選區，少有能夠適用婦女保障名額制度的選區。那麼究竟有哪些因素能夠解釋原住民女性參選人的選舉結果呢？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採量化研究途徑進行分析，並輔以部分訪談資料提供較為深入的分析。現行地方議員選舉實施的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是依據1999年通過的地方制度法施行，基於此，本文的研究期間聚焦於該法通過後所舉行的地方民意代表選舉為主，再加上資料蒐集的時間與能力之考量，鎖定探討2002年至2018年的地方議員選舉。資料來源取自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的2002年至2018年原住民地方議員選舉資料，先探討原住民地方議員選舉的候選人的圖像，進一步針對本文主要研究對象—原住民女性議員參選人—的參選和當選情形進行描述分析，試圖描繪原住民女性參政者的社會背景特徵，以及和原住民男性參選人的背景特徵是否存在差異。這部分的研究有助於提供對原住民地方選舉參選人的社會和政治圖像有整體的認識，並提供「誰」在地方政治上代表了原住民初步解答。其次，本文欲探討影響女性原住民地方議員候選人選舉結果的因素，依據文獻探討選舉過程中，究竟是政治因素、社會文化因素、或是候選人族裔等背景因素，影響原住民女性的當選與否和得票表現。本文研究發現將有助於擴展我國女性參政研究之範疇，並增加原住民選舉研究相關知識發現。

貳、影響女性參政因素相關文獻評述

一、政治因素

什麼因素可能阻礙女性進入政壇呢？學者大致分成政治和社會文化因素來討論。首先，政治面向包括政黨提名、選舉制度、候選人是否為現任者、選區規模等因素。政黨在提名時，基於選民比較可能將票投給男性候選人的考量，因此在提名時，尤其在單一選區下，政黨傾向提名男性候選人，因此女性獲得提名成為候選人的可能性較低，或者即使被提名了，政黨給予的資源也比較少(Caul 1999; Rule 1987; Shvedova 2005)。不過，學者也認為政黨提名的考量，亦需進一步將選舉制度因素考量進來，研究發現比例代表制比起多數決選舉制度，屬於複數選區，比例性也較高，比較有利於女性出線(Matland 2005)，從

國際國會聯盟(IPU)的跨國統計也可看到，排除配額制度的因素，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有較高比例女性國會議員。

此外，若政黨的提名辦法有性別配額規定的話，將提高女性被提名為候選人的機會(Leyennar 2004, 75)。例如英國工黨在1997年國會大選首度採用提名50%女性候選人的辦法，在提升女性席次上效果顯著，工黨籍女性國會議員人數從37席大幅提高到101席(Perez 2019, 272)。除了政黨內部提名辦法採性別配額做法有助於提高女性參政機會外，藉由選舉法規的設立，規定參選政黨需提名一定比例的女性候選人，也有助於增加女性成為候選人的可能性和當選機會。例如採用混合制的韓國，於2004年國會選舉時，在不分區政黨名單的提名規定上，將女性候選人配額比例從30%提升到50%，而此年度選舉結果出現女性國會議員席次數倍增的情況(Perez 2019, 276)。墨西哥於2014年通過的憲政改革案中規定，政黨提名國會參選人須符合性別平等，亦即男性和女性候選人各半。2019年憲改更進一步規範在不同層級的民選和指派的政治職位，性別比例也要均等(parity in everything)，因而也造就當前的墨西哥的女性國會議員比例和女性政治人物成長迅速 (Piscopo and Correa 2024)。

同時，既有研究指出候選人為現任者，無論在資源募集、知名度或是媒體版面上，都具有優勢(Palmer and Simon 2008, 38-39)，而且他們連任的機率也很高(Jacobson 2012)。此外，選區大小也扮演一定影響力，選區規模愈大，愈具比例性，女性參選人數會較多，女性參選人的選舉表現也會較佳(Farrell 2011, 158-161; Rule 1987)。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方面，學者針對我國直轄市和縣市議員選舉的研究，指出婦女保障名額制度、現任者比例、政黨推薦等因素對女性直轄市和縣市議員候選人的得票率有顯著影響，其中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對女性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是負向的（莊文忠等 2018），這是由於制度提供誘因提高女性參選意願，因此會出現參選人數愈多和女性候選人得票率較低的負向關係。

二、社會文化因素

多數社會存有傳統性別角色的期待，認為公領域屬於男性，照顧家庭是女

性的責任，而現代社會中，比起男性，許多女性更面臨如何在專業和家庭照顧間平衡的處境。當社會化過程，教育男性要有自信和展現自己，勇於表達意見，而若女生具有前述這些特質則被認為是不好的(Lawless 2015, 354)。循此社會文化脈絡，不僅選民投給女性候選人的可能性較低，女性願意參與政治的動機也可能較弱。同時，社會結構因素影響女性取得資源的多寡，包括女性的教育程度、專業經驗和所得情形(Inglehart and Norris 2003; Leyennar 2004, 62-65)，教育程度較高，專業經驗較豐富，所得收入較高，都可能促進女性政治參與的能力和誘因。

同時，國內一些研究也指出城鄉差距影響基層女性政治參與，都市化發展越高的縣市，政治機會較為開放，女性參政機會大（莊文忠等 2018; 楊婉瑩 2000, 85; 嚴祥鸞 2011, 56）。

除了前述政治和社會文化因素可能影響女性參政外，也需要針對原住民族選舉的相關研究進行檢閱，檢視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以下針對原住民地方議員選區和適用的婦女名額保障制度進行介紹，接著檢閱國內外有關原住民或少數族群的相關文獻。

三、原住民地方議員選舉和配額制度

我國原住民地方議員選舉主要區分為平地原住民和山地原住民選區，⁷ 不同於紐西蘭的毛利人可以選擇在毛利人選區或一般選區投票，我國原住民只能在原住民選區投票，無法選擇在戶籍所在地的一般選區（亦即漢人選區）行使投票權，同時若為平地原住民也僅能在平地原住民選區參選或投票，同理，山地原住民也只能在山地原住民選區投票或參選。依此制度設計，區分為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選區，總計有五十五個選舉區，採用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度。在地方議員選舉層級採有婦女名額保障制度，主要是根據1999年地方制

⁷ 根據《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山地原住民是指「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者」，平地原住民是指「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依照此區分，山地原住民只能是山地原住民區的候選人或選民，反之亦然。

度法第33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議員層級，各選區應選席次達四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以2018年直轄市和縣市議員選舉為例，在五十五個選舉區中，有四十七個選區都是單一席次選區（佔所有選區的85%），有八個選區的應選席次在二席以上，僅有桃園市第十三選舉區，應選席次為四席，符合婦女保障名額制度規定，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席。⁸

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對促進女性參政的研究上，學者指出婦女保障名額制度不僅可促進更多女性參與選舉，同時也促進更多強而有力的女性政治人物的出現（鮑彤等 2014）。Huang(2016)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發現，認為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提供更多具有政治競爭性的女性參選。不過，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在不同選區會有不同的效果，鮑彤等（2014）和莊文忠等（2018）研究發現，雖然婦女保障名額制度設計有助於提高女性參選意願和當選機會，也激勵政黨提名更多的女性參選人，但研究也顯示小選區下，女性所需面對的結構困境更加凸顯，女性在小選區參選的比例也較中大型選區低。在本研究中，有高達八成五的原住民選區是單一席次，並不適用於婦女保障名額制度，然而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統計，女性原住民議員在2009年縣市議員選舉和2010年直轄市議員選舉時，占全部原住民議員比例為21%，比例逐年上升至2018年的36.2%，顯見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可能無法全面解釋，原住民女性議員人數逐漸增加的現象。

針對原住民族選舉的研究方面，學者使用調查資料分析發現，原住民選民在立法委員選舉的投票行為有族群投票傾向，相較於其他族群，排灣族、泰雅族和賽德克族選民傾向投票給相同族裔背景的候選人（包正豪與周應龍

⁸ 地方制度法第33條規定「縣（市）選區之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由於條文並未註明是「同一選區」，在2009年選舉時，台東縣選舉委員會將該縣四個平地原住民選區的八席合併，因而有二席婦女保障名額（莊文忠等 2012, 56）。沿用此解讀以2018年的選舉為例，在花蓮縣的第5至第7平地原住民選區合併後共有七席，有一席婦女保障名額；屏東縣山地原住民選區（第9至第16選區）合併後共有八席，有兩席婦女保障名額；台東縣平地原住民選區（第7至第11選區）合併後共有八席，有兩席婦女保障名額，山地原住民選區（第12至第16選區）合併後共有五席，所以有一席婦女保障名額。

2019)。學者指出由於原住民族各族群有群居的現象，以血緣親屬關係為基礎建立的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高度重疊，選舉時的人際動員從血緣到宗親部落網路延伸出去，人情和人際關係交織，形成了原住民選民有族群投票行為的現象（包正豪與周應龍 2019；包正豪與謝灝音 2013）。在國外，Banducci等(2004, 552)從少數族群賦權理論(minority empowerment)角度研究美國黑人族群和紐西蘭毛利人的代表性和賦權與政治參與的關係，除發現少數族群在國會的描述性代表會與少數族群的政治功效意識(political efficacy)，以及政治參與存在正向關係外，Banducci等(2004)在該文針對紐西蘭的毛利人代表性研究中，也發現毛利人選民更傾向投票給有毛利人血統的候選人。

進一步來說，原住民地區有30個「山地鄉」和25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依據此空間分布在選舉區域上劃分為平地和山地選區。大部分原住民族雖有跨鄉鎮分布的情形，但平地原住民以阿美族人口數佔絕大最多，⁹山地原住民則以排灣族和泰雅族人較多，形成平地和山地選區選民族裔的分布存在差異，因此在本文研究中，若從各族群的代表性思考，候選人的族裔和參選的選區類型（平地或山地）或許對於其參選表現有影響。

此外，在政黨因素方面，學者針對原住民的選舉研究也指出，國民黨長期經營原住民選區，在原住民部落有穩固和綿密的網絡，再者原住民選民較多是國民黨認同者，選舉時的政黨動員下，原住民選民較可能去投票給國民黨籍候選人（包正豪與周應龍 2019；包正豪與謝灝音 2013）。因此，若候選人是披掛國民黨籍參選，可以預期將有利於其參選表現。

綜合前述文獻討論，政黨、是否為現任者、選區規模、是否是婦女保障名額選區、社會文化因素、候選人族裔和選區類型都可能影響女性議員候選人的選舉表現。¹⁰下一節接續說明本文據以分析的研究方法、資料來源和變項建構，以及變項建構的限制。

⁹ 根據政府統計數據，2018年12月底平地原住民有265,101人，其中阿美族有209,850人；山地原住民有300,460人，其中泰雅族有89,035人，排灣族有80,395人（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8）。

¹⁰ 本文分析的選舉資料庫並未有測量性別意識等文化因素的變項，實證分析時並未探討此因素。

參、資料來源、研究方法和變項說明

本文分析的資料來源是筆者整理自中央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資料庫，2002年至2018年原住民選區的直轄市和縣市議員的選舉結果。爲了資料處理和分析上的一致性，本文將2005年直轄市議員選舉和2006年縣市議員選舉資料合併，並統一稱之爲2005年選舉，將2009年縣市議員選舉和2010年直轄市議員選舉資料合併，並統一稱之爲2010年選舉。本資料庫總計有787位候選人，2002年有164位候選人，2005年有137位候選人，2010有148位候選人，2014有156位候選人，2018有182位候選人，女性候選人總共有179位（參見表1）。整體而言，歷年男性候選人數約莫是女性候選人數的兩倍以上，不過候選人數上的性別差距呈現減少情形，亦即女性候選人數出現逐年增長趨勢。在當選人數方面，女性當選人數同樣呈現逐年增長趨勢。

表1 2002年至2018年原住民議員應選名額和參選人數統計

	男性候選 人數	女性候選 人數	候選人數 總計	男性當選 人數	女性當選 人數	應選名額 總額
2002	139	25	164	48	10	58
2005	113	24	137	49	10	59
2010	115	33	148	49	14	63
2014	111	45	156	45	21	66
2018	130	52	182	44	25	69
總計	608	179	787	235	80	31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

除依據官方選舉資料建立候選人得票數的資料庫外，本文也依據選舉公報、新聞檢索和相關書籍，於資料庫中分別建立候選人年齡、教育程度、提名或推薦政黨（黨籍）、現任者與否、候選人的族裔等候選人背景變項資訊，同時也依據應選人數和選舉概況，建立選區規模、是否爲婦女保障名額選區、以

及參選的選區是平地或山地選區等變項。

本文主要探討什麼因素影響原住民女性縣市議員候選人的選舉結果，以候選人為分析單位，女性候選人當選與否和女性候選人得票率作為依變項，並探討政治因素、社會文化因素、或是候選人族裔背景等因素對兩個依變項的可能影響。首先，政治因素包括政黨提名、選區規模、選區是否適用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和現任者與否。¹¹ 在政黨提名方面，本文將候選人區分為國民黨籍和非國民黨籍二類。¹² 文獻指出政黨推薦者對女性當選與否和得票率具正向作用（莊文忠等 2018），再加上國民黨在原住民選區的穩固基礎，本文預期國民黨籍候選人相對於非國民黨籍，較可能當選和具有較高的得票率。同時，現任者相較於非現任者，具有較高知名度、人脈和政治資源，有助於當選機率，本文預期現任者候選人相對於非現任者，較可能當選。其次，社會文化因素則於模型中納入參選地區是直轄市或縣市二分類，直轄市都市化程度較高，女性參政空間和機會可能比較大。¹³ 但也由於有較多人競爭，在都會區參選的女性候選人得票率可能比非都會區低，本文預期在直轄市參選的候選人，由於競爭激烈，因此不利於其得票率。第三，個人背景因素主要納入族裔和平地或山地原住民選區。前述文獻發現，在影響女性候選人當選與否方面，婦女保障名額並無顯著影響，但在對女性候選人得票率方面則為負向關係。本文預期在婦女保障名額選區參選的候選人，其得票率低於非婦女保障名額選區候選人。同時，候選人族裔也可能扮演顯著影響力，本文預期基於原住民選民的族群投票行為（包正豪和周應龍 2019），若候選人是排灣族或是泰雅族對其選舉表現可能

¹¹ 本文依據每屆選舉的情況，將所有選區分為適用保障制度和不用保障兩種，其中花蓮縣平地原住民選區（第5至第7選區）、台東縣平地原住民選區（第7至第11選區）、台東縣山地原住民選區（第12至第16選區）、以及屏東縣山地原住民選區（第9至第16選區），因選區席次合併計算而符合保障制度，因此將前述選區編碼為適用保障制度的選區。

¹² 由於女性候選人僅有179位，若區分為國民黨籍、民進黨籍、小黨籍和無黨籍候選人，有個案數過少影響係數估計穩定性之疑慮，因此在模型分析時，本文僅區分為是否為國民黨籍二分類。

¹³ 文獻發現都市化程度可以解釋女性參政情形，然而原住民選區有些是以全縣市為一個選區，例如台北市，要援引國內學者有關台灣地區鄉鎮市發展類型的分類標準，建構本研究選區都市化程度有應用上的困難與限制，因此本文以直轄市和縣市來呈現社會經濟。

有正向影響，亦即排灣族候選人相對於其他族群，較可能當選和得票率較高；泰雅族候選人相對於其他族群，較可能當選和得票率較高。

如前所述本文依變項有二，第一，候選人當選與否為二分類變項，第二，候選人得票率視為連續變項，分別以二分勝算對數模型和迴歸分析模型進行資料分析，模型中納入候選人黨籍、選區是否符合婦女保障名額、選區規模、候選人是否為現任者、選區所在地是直轄市或縣市、候選人教育程度、候選人的族裔、以及選區類型（平地或山地），並於模型中控制候選人年齡和參選年度，檢證前述提出之研究假設，以探討影響原住民女性參選人選舉表現的因素，並與既有全國性議員之選舉研究結果進行參照和討論。

除了分析既有選舉統計資料外，本文也納入部分訪談資料，補足量化分析無法深入檢視之因素，以豐富本文討論和發現。此訪談執行期間為2021年10月迄2023年1月止，本計劃以2018年參選的所有女性參選人為研究對象，以滾雪球抽樣方式接觸地方事務工作者和政黨工作人員。本計畫總共接觸50位研究對象，¹⁴ 其中有19位參選人拒訪，7位參選人接觸後無回應，實際總共完成訪談24位研究對象，包括17位參選人，5位政黨工作人員，以及2位熟悉地方事務工作者。受訪者相關資料可參見附錄表1說明。¹⁵

肆、2002年至2018年原住民地方議員參選人和當選人圖像

我國原住民目前有16族，原住民人口大約占全國總人口數約2%。根據2022年11月原住民族委員會的人口統計數據，全國原住民共有583,710人，其中女性有51.7%，男性有48.3%。人口數最多的是阿美族，佔總人口數的37.3%，其次是排灣族，佔總人口數的18.0%，人口數第三多的是泰雅族，人口數約有16.2%左右。

首先，本文先呈現2002年至2018年五屆直轄市和縣市議員選舉，原住民選區參選人和當選人的性別統計結果。圖1為過去五屆原住民議員選舉參選人

¹⁴ 有9位女性參選人無法取得聯絡方式，因此並未接觸到。

¹⁵ 考量若列出黨籍、年齡、教育程度等任一背景資訊，恐有足夠指認出受訪者身分之疑慮，因此本文僅列出受訪者的族裔和參選選區類型。

性別比例分布，圖2則為當選者的性別比例分佈。綜合圖1和圖2結果，一個很明顯的趨勢是，無論是女性參選人數或女性當選人數都呈現上升趨勢。在參選人方面，2002年約有15.2%女性候選人，在2010年選舉，原住民女性參選人比例超過二成，到了2014年和2018年都維持在二成八以上，在16年間，女性候選人增加了13.4%。從當選者的性別分布來看，2002年有17.2%女性當選，2010年原住民議員當選人中，有超過二成是女性，到了2018年時，相較於2002年，女性當選人比例翻倍，成長至36.2%。若以2018年全國地方議員選舉結果來看，當選的女性縣市議員比例為33.7%，兩者相較下，原住民女性議員的描述性代表並不亞於全國的情形。就性別來看，原住民男性參選人和女性參選人分布，大概是七比三的情形，而當選者的性別分布大概是六比四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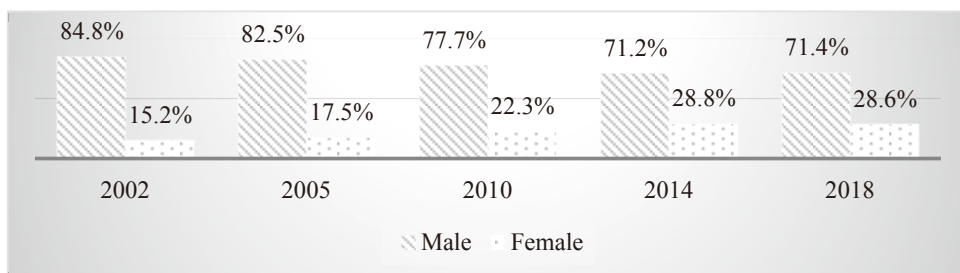


圖1 原住民議員參選者的性別比例分布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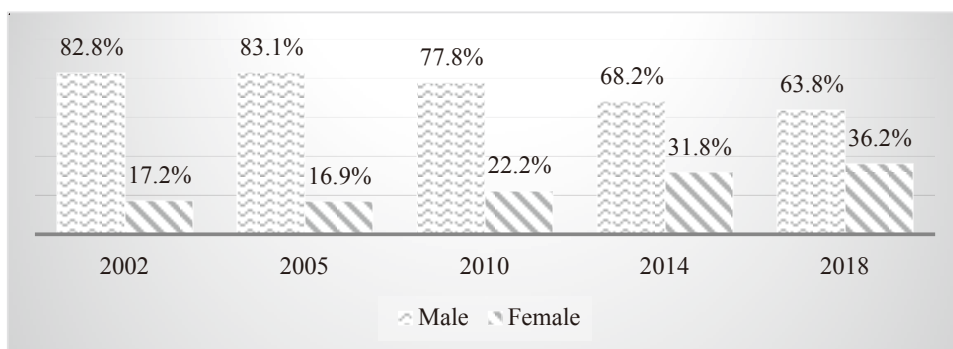


圖2 原住民議員當選者的性別比例分布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表2-1和表2-2分別呈現2002年至2018年五屆參選人和當選人的性別和年齡分布。就參選人而言，從2014年開始才有20至29歲的參選人，人數很少，2014年是1位男性參選人，2018年是2位男性和1位女性參選人。多數男性參選人的年齡落在40至59歲之間，男性參選者平均年齡逐屆增加，2018年則由於有較多年輕人參選，平均年齡為53.4歲，比2014年的55.5歲低。在女性參選人方面，主要參選年齡也是落在40至59歲間，女性參選人的平均年齡也呈現逐屆增加的趨勢，在2002年時女性參選人的平均年齡為45.2歲，2018年時平均年齡為51.1歲。此外，女性參選人的平均年齡比男性參選人來得低。在當選者方面，2002年時，男性和女性當選者的平均年齡相當接近，2005年時女性當選者平均年齡高於男性，2010年之後，女性當選者的平均年齡皆低於男性，兩性當選者平均年齡差異主要來自女性當選者年齡在39歲以下的比例比男性當選者高，而男性當選者年齡在60歲以上的比例比女性高。

表2-1 不同性別原住民議員參選者的年齡分布

		20-29	30-39	40-49	50-59	60歲以上	總計	平均數
2002	男性	0.0%	8.6%	49.6%	33.1%	8.6%	139	48.7
	女性	0.0%	20.0%	48.0%	32.0%	0.0%	25	45.2
2005	男性	0.0%	6.2%	40.7%	46.0%	7.1%	113	50.0
	女性	0.0%	12.5%	50.0%	29.2%	8.3%	24	48.3
2010	男性	0.0%	5.2%	20.0%	54.8%	20.0%	115	53.4
	女性	0.0%	15.2%	39.4%	36.4%	9.1%	33	47.8
2014	男性	0.9%	2.7%	16.2%	54.1%	26.1%	111	55.5
	女性	0.0%	11.1%	37.8%	37.8%	13.3%	45	50.1
2018	男性	1.5%	6.9%	26.2%	34.6%	30.8%	130	53.4
	女性	1.9%	9.6%	23.1%	51.9%	13.5%	52	51.1

說明：因四捨五入之故，表格中百分比加總合計並非10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表2-2 不同性別原住民議員當選者年齡分布

		20-29	30-39	40-49	50-59	60歲以上	總計	平均數
2002	男性	0.0%	6.3%	47.9%	43.8%	2.1%	48	48.4
	女性	0.0%	20.0%	30.0%	50.0%	0.0%	10	48.5
2005	男性	0.0%	8.2%	28.6%	55.1%	8.2%	49	50.9
	女性	0.0%	0.0%	40.0%	50.0%	10.0%	10	52.2
2010	男性	0.0%	4.1%	24.5%	49.0%	22.4%	49	53.4
	女性	0.0%	14.3%	35.7%	42.9%	7.1%	14	48.4
2014	男性	0.0%	0.0%	22.2%	46.7%	31.1%	45	56.8
	女性	0.0%	9.5%	33.3%	47.6%	9.5%	21	50.1
2018	男性	2.3%	4.5%	34.1%	36.4%	22.7%	44	55.5
	女性	0.0%	16.0%	20.0%	48.0%	16.0%	25	50.9

說明：因四捨五入之故，表格中百分比加總合計並非10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在族裔和性別分布方面（參見表3-1和表3-2）。很清楚可看到，參選的族裔和當選的族裔比例，和前述原住民各族人口分布比例相近，在參選人方面，最多候選人是阿美族、其次是泰雅族人和排灣族；在當選者的族裔方面，多數為阿美族、排灣族、泰雅族和布農族。再就性別角度觀之，阿美族中女性參選人比例呈現逐步增加趨勢，排灣族歷年持續有女性參選，同時女性參選人的族裔也有更多元的現象；再就當選人的性別來看，2018年女性當選者的族裔最多元，阿美族女性議員的比例逐漸增加，泰雅族和排灣族歷年也都有女性議員當選。

從參選人的教育程度來看（參見表4-1和表4-2），男性參選人教育程度雖然每屆有些微差異，但主要落在專科和大學教育程度為多數，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者的比例也有呈現日漸增加趨勢；至於女性參選人教育程度，多數為高中和專科畢業，2018年參選人的教育程度則以大學畢業為最多。在當選者教育程度方面，和參選者的教育程度相似，以專科和大學畢業為大宗，女性當選者比較高比例是高中和專科畢業。

表3-1 歷年原住民議員參選者族裔和性別分佈

	2002			2005			2010			2014			2018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阿美族	84.1%	15.9%	44	77.8%	22.2%	45	71.7%	28.3%	53	61.8%	38.2%	55	60.0%	40.0%	65
泰雅族	83.3%	16.7%	30	95.0%	5.0%	20	88.5%	11.5%	26	77.8%	22.2%	27	82.4%	17.6%	34
排灣族	76.0%	24.0%	25	69.6%	30.4%	23	73.7%	26.3%	19	65.2%	34.8%	23	66.7%	33.3%	30
布農族	100.0%	0.0%	11	90.0%	10.0%	10	78.6%	21.4%	14	84.6%	15.4%	13	80.0%	20.0%	15
卑南族	83.3%	16.7%	6	100.0%	0.0%	4	50.0%	50.0%	4	50.0%	50.0%	4	60.0%	40.0%	5
魯凱族	90.0%	10.0%	10	100.0%	0.0%	3	85.7%	14.3%	7	80.0%	20.0%	5	83.3%	16.7%	6
鄒族	100.0%	0.0%	4	100.0%	0.0%	3	100.0%	0.0%	4	100.0%	0.0%	4	100.0%	0.0%	2
賽夏族	100.0%	0.0%	4	100.0%	0.0%	2	100.0%	0.0%	5	100.0%	0.0%	2	100.0%	0.0%	2
雅美族	100.0%	0.0%	3	100.0%	0.0%	2	100.0%	0.0%	2	100.0%	0.0%	4	75.0%	25.0%	4
邵族	0.0%	0.0%	0	0.0%	0.0%	0	0.0%	0.0%	0	100.0%	0.0%	2	100.0%	0.0%	1
太魯閣族	50.0%	50.0%	4	66.7%	33.3%	3	60.0%	40.0%	5	40.0%	60.0%	5	40.0%	60.0%	5
撒奇萊雅族	0.0%	0.0%	0	100.0%	0.0%	1	0.0%	0.0%	0	100.0%	0.0%	1	100.0%	0.0%	1
賽德克族	100.0%	0.0%	2	100.0%	0.0%	4	66.7%	33.3%	3	100.0%	0.0%	2	100.0%	0.0%	3
拉阿魯蛙族	0.0%	0.0%	0	100.0%	0.0%	2	100.0%	0.0%	1	0.0%	0.0%	0	0.0%	0.0%	0
卡那卡那富族	0.0%	0.0%	0	0.0%	0.0%	0	0.0%	0.0%	0	0.0%	0.0%	0	100.0%	0.0%	1
總計	121	22	143	102	20	122	111	32	143	104	43	147	122	52	174
															729

說明：有58位參選人無法檢索到族裔資訊，因此總數為729人。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表3-2 歷年原住民議員當選者族裔和性別分佈

	2002			2005			2010			2014			2018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阿美族	77.8%	22.2%	18	72.7%	27.3%	22	69.2%	30.8%	26	56.0%	44.0%	25	51.9%	48.1%	27
泰雅族	70.0%	30.0%	10	100.0%	0.0%	9	70.0%	30.0%	10	70.0%	30.0%	10	69.2%	30.8%	13
排灣族	90.9%	9.1%	11	75.0%	25.0%	12	75.0%	25.0%	12	50.0%	50.0%	12	69.2%	30.8%	13
布農族	100.0%	0.0%	5	100.0%	0.0%	4	100.0%	0.0%	6	100.0%	0.0%	6	83.3%	16.7%	6
卑南族	75.0%	25.0%	4	100.0%	0.0%	2	100.0%	0.0%	1	100.0%	0.0%	1	100.0%	0.0%	2
魯凱族	100.0%	0.0%	3	100.0%	0.0%	2	100.0%	0.0%	2	100.0%	0.0%	1	50.0%	50.0%	2
鄒族	100.0%	0.0%	2	100.0%	0.0%	1	100.0%	0.0%	1	100.0%	0.0%	1	100.0%	0.0%	1
賽夏族	100.0%	0.0%	1	0.0%	0.0%	0	100.0%	0.0%	2	100.0%	0.0%	2	0.0%	0.0%	0
雅美族	100.0%	0.0%	1	100.0%	0.0%	1	100.0%	0.0%	1	100.0%	0.0%	1	0.0%	100.0%	1
邵族	0.0%	0.0%	0	0.0%	0.0%	0	0.0%	0.0%	0	100.0%	0.0%	1	100.0%	0.0%	1
大魯閣族	50.0%	50.0%	2	0.0%	100.0%	1	100.0%	0.0%	2	50.0%	50.0%	2	0.0%	100.0%	1
撒奇萊雅族	0.0%	0.0%	0	0.0%	0.0%	0	0.0%	0.0%	0	0.0%	0.0%	0	0.0%	0.0%	0
賽德克族	100.0%	0.0%	1	100.0%	0.0%	2	0.0%	0.0%	0	100.0%	0.0%	1	100.0%	0.0%	1
拉阿魯蛙族	0.0%	0.0%	0	100.0%	0.0%	1	0.0%	0.0%	0	0.0%	0.0%	0	0.0%	0.0%	0
卡那卡那富族	0.0%	0.0%	0	0.0%	0.0%	0	0.0%	0.0%	0	0.0%	0.0%	0	100.0%	0.0%	1
總計	48	10	58	47	10	57	49	14	63	42	21	63	44	25	69
															310

說明：有58位參選人無法檢索到族裔資訊，因此總數為729人。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表4-1 歷屆原住民族議員參選人教育程度分佈

年度	性別	國小及以下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總計
2002	男	3.6%	12.9%	28.1%	22.3%	25.9%	7.2%	139
	女	4.0%	4.0%	48.0%	20.0%	16.0%	8.0%	25
2005	男	1.8%	4.5%	17.0%	39.3%	24.1%	13.4%	112
	女	0.0%	4.2%	41.7%	20.8%	20.8%	12.5%	24
2010	男	2.6%	6.1%	24.3%	35.7%	19.1%	12.2%	115
	女	0.0%	3.0%	33.3%	39.4%	18.2%	6.1%	33
2014	男	0.9%	6.3%	14.4%	38.7%	24.3%	15.3%	111
	女	6.7%	4.4%	28.9%	28.9%	17.8%	13.3%	45
2018	男	0.8%	5.4%	18.5%	30.8%	26.2%	18.5%	130
	女	1.9%	3.8%	28.8%	17.3%	30.8%	17.3%	52

說明：因四捨五入之故，表格中百分比加總合計並非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表4-2 歷屆原住民議員當選人教育程度分佈

年度	性別	國小及以下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總計
2002	男	0.0%	6.3%	22.9%	27.1%	31.3%	12.5%	48
	女	0.0%	0.0%	50.0%	30.0%	10.0%	10.0%	10
2005	男	0.0%	6.1%	16.3%	36.7%	24.5%	16.3%	49
	女	0.0%	0.0%	50.0%	30.0%	10.0%	10.0%	10
2010	男	2.0%	2.0%	24.5%	28.6%	26.5%	16.3%	49
	女	0.0%	7.1%	21.4%	42.9%	14.3%	14.3%	14
2014	男	2.2%	0.0%	11.1%	40.0%	26.7%	20.0%	45
	女	4.8%	0.0%	33.3%	33.3%	9.5%	19.0%	21
2018	男	0.0%	4.5%	11.4%	27.3%	34.1%	22.7%	44
	女	0.0%	4.0%	24.0%	24.0%	28.0%	20.0%	25

說明：因四捨五入之故，表格中百分比加總合計並非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本節從性別、年齡、族裔和教育程度這些層面探討原住民參選人和當選者的圖像，可以發現，多數參選人是男性，女性參選人約莫三成左右，男性參選人的平均年齡比女性來得高，而參選平均年齡不分性別都有增加趨勢，男性參選者的教育程度比較高些，多數在專科及大學以上，女性參選者多數是高中和專科。多數參選人族裔是阿美族、泰雅族和排灣族。就當選者來看，女性當選者比例逐屆增加，在2018年時超過三成六。男性當選者的平均年齡比女性高約五、六歲左右，教育程度也比較高，男性多數是專科和大學以上，女性則為高中和專科較多。

伍、政治因素、候選人背景和參選情形分析

在了解2002年至2018年五屆參選人和當選人的社會背景圖像後，如同文獻討論所敘，政治因素、社會文化因素或候選人背景因素，都可能對女性的參選產生影響。本文首先探討不同選區規模下，¹⁶ 不同性別原住民議員參選人的參選情形，根據表5結果，應選席次為一席時，有79.1%男性參選人，20.9%的女性參選人，隨著選區規模變大，女性參選人的比例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在唯一的應選四席的選區，¹⁷ 該選區總共有9人參選，其中有5位是女性。表5結果顯示當選區規模愈大，愈具比例性時，當選的機率增大，女性參選的情形也較為踴躍，也呼應學者發現女性在小選區參選的比例會較中大型選區低(Farrell 2011; Rule 1987)。

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提供女性想要參選的誘因，可從訪談資料中看到參選者的考量邏輯，受訪者M07便提及「婦女保障名額不管怎麼樣，家族要推人出來選的時候，寧可捨男生、棄男生，挑女生出來。對，因為當選的機率會比較高。然後就會變成大的家族幾乎都是推女生出來選。」由於，無論是政黨或家族在此制度設計下，都有誘因推出女性候選人參選，因為有較多參選人或是更多女性參選人，是以導致選舉競爭更為激烈。

¹⁶ 此處分析乃依據選區的應選席次來進行，並非以是否符合婦女名額保障制度來歸類選區。因此表7中只有一個選區的應選席次為四席，符合婦女名額保障制度。

¹⁷ 僅有2018年選舉時，桃園市第13選區是唯一一個應選席次為四席的選區。

表5 原住民議員參選人在不同選區規模下的性別參選情形統計

選區規模	男性參選人	女性參選人	總計
1	79.1%	20.9%	574
2	76.5%	23.5%	102
3	70.6%	29.4%	102
4	44.4%	55.6%	9
總計	77.3%	22.7%	787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說明：2018年選舉桃園市第13選區的應選席次為四席，是唯一一個選區規模為四的選區，在2018年以前選區規模最多為應選三席。

那麼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對原住民女性參政的可能影響為何呢？若依據選舉結果來看，從2002年至2018年，僅有2位女性原住民議員是依靠婦女保障名額而當選。若僅從有多少位議員是依靠制度當選，會出現婦女保障名額制度無法發揮效果的結論。然而，許多的研究也指出，配額制度不僅是發揮在提升女性描述性代表，也展現在賦權和培力女性上，具有正向效果，同時也可能更因此培養出更有競爭力的女性(鮑彤等 2014)。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效果展現在更多女性參與選舉的結果上。以下表6呈現不同性別參選人在是否為婦女保障名額選區的參選情形，分析結果顯示相較於男性，有48.6%女性候選人在婦保選區參選，遠高於男性候選人的37.3%。表6結果初步提供制度促進更多女性參選的佐證，女性相較於男性候選人，在有婦女保障名額的選區參選情形較為踴躍。例如受訪者F09是在前述有合併選區下計算婦女保障名額的選區參選人，她提到參選的動機時表示：「真正的因素在於是婦女保障名額這個區塊，它有吸引到我，因為覺得有婦女保障名額，我覺得我可以有兩種機會，一種是我跟我在這裡的男性來比票數嘛。那如果不幸我的票數如果比不上他的那個票數了，我還可以跟其他的鄉鎮的女性來比票的高低，那我還有資格可以進去，所以覺得是不錯的一個機會。」

表6 不同性別原住民議員參選人在婦保選區與否的參選情形分析

	非婦保選區	婦保選區	總計	$\chi^2 = 7.322$ df = 1 $p < 0.01$
男性候選人	381	227	608	
	62.7%	37.3%	100.0%	
女性候選人	92	87	179	
	51.4%	48.6%	100.0%	
總計	473	314	787	
	60.1%	39.9%	10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說明：此處的婦保選區包括2018年的桃園市第13選區、花蓮縣第5至第7選區、台東縣第7至第16選區、以及屏東縣第9至第16選區。

根據既有研究發現，政黨在不同選區規模時的提名策略不同，在應選席次是一席時，政黨傾向提名男性候選人，若適用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時，政黨有提名女性候選人的誘因。根據表7，¹⁸單一席次時，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傾向提名男性候選人參選，例如國民黨提名人中，77.4%是男性，22.6%是女性；民進黨提名人中，83.3%是男性，16.7%是女性。當應選席次增加時，國民黨提名女性候選人的比例也增加，從一個席次時提名22.6%的女性候選人，三個席次時有33.3%的女性參選人，至四個席次時，總共提名四人參選，其中有75%是女性。顯示當選區規模愈大時，政黨比較可能提名女性參選。不過民進黨並未出現相似的提名趨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民進黨的原住民人才庫規模小，較難找到可以提名的人選，尤其是女性。

¹⁸ 此處分析乃依據選區的應選席次來進行，並非以是否符合婦女名額保障制度來歸類選區。因此表7中只有一個選區的應選席次為四席，符合婦女名額保障制度。

表7 主要政黨在不同選區規模下的原住民議員提名情形

		男性候選人		女性候選人	
選區規模	黨籍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	國民黨	212	77.4%	62	22.6%
	民進黨	20	83.3%	4	16.7%
2	國民黨	48	77.4%	14	22.6%
	民進黨	1	33.3%	2	66.7%
3	國民黨	36	66.7%	18	33.3%
	民進黨	4	100.0%	0	0.0%
4	國民黨	1	25.0%	3	75.0%
	民進黨	1	100.0%	0	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說明：本表格僅分析國民黨和民進黨參選人，並未納入其他政黨參選人或無黨籍候選人資料。

現任者身分也有助於當選的機會，表8呈現歷屆參選人的現任者優勢情形。女性現任者參選而當選的比例大概在四成七至六成四之間，尤其2018年有超過六成是現任者參選而當選。和男性參選人相較，男性現任者參選並當選的比例，大概在二成至三成之間，女性的現任者優勢更加明顯。

表8 原住民議員參選人的性別和是否為現任者的統計分析

性別	身分別	2002	2005	2010	2014	2018
男性	非現任	110	80	86	77	98
	現任	29	33	29	34	32
	總計	139	113	115	111	130
	現任者百分比	20.9%	29.2%	25.2%	30.6%	24.6%
女性	非現任	5	4	7	11	9
	現任	5	6	7	10	16
	總計	10	10	14	21	25
	現任者百分比	50.0%	60.0%	50.0%	47.6%	64.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綜合表5至表8的討論，可以發現制度設計提供女性參選的誘因，選區規模愈大、適用婦女保障名額的選區，都有較高比例的女性候選人參選。前述制度設計也提供政黨有誘因去提名女性參選。此外，女性現任者身分的優勢也相當明顯。

既有研究指出個人政治社會化過程和社團參與的經驗，有助於提升其對政治的興趣、參與政治的動機或是累積個人政治資本，尤其社團參與是建立和累積人際關係網絡的重要管道，有助於候選人選舉資源的募集(Ballington and Kahane 2014, 307-308)，充沛的選舉資源有助於取得更好的選舉表現。本文認為有必要先了解這群女性原住民議員參選人的相關政治和社團參與經歷背景，才再進一步探討影響她們選舉結果的因素。藉由整理2002年至2018年參選直轄市和縣市的179位原住民女性候選人，刊登在選舉公報上的候選人經歷中的資訊，本文將這些經歷主要歸類為有擔任公職、政黨經驗、政府部門經驗、以及女性社團參與等相關經歷類型，編碼結果呈現於表9。¹⁹

首先，所有女性候選人中，共有24位在選舉公報上並未刊載前述相關的經歷。其次，多數候選人所刊載的經歷中，很多有參與女性社團運作經驗、曾經擔任過鄉鎮市民代表，參與政黨運作、或曾擔任過政治幕僚工作。第三，根據表9可發現，這些女性參選人也都曾有參與原住民事務的經驗（無論是官方或是民間團體），例如落選的女性候選人中，有較多比例曾參與各級縣市政府的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的運作，或是民間原住民發展協會或是社區發展協會的經驗。這些經歷可能都讓她們從中對公共事務產生興趣，促發參選的動機。例如曾參與過原住民事務的受訪者F06，就表示想要透過參選來改變現況「一般的民眾如果真的很努力要去改變一件事情，其實是很難的。所以，我們就想說好了，那我們參政看看有沒有辦法去改變，就是民眾或是政府他們對於地方的那些建設或是政策，我們有參與的權利。」或是有協會工作經驗的F05因為申請政府補助的負面經驗，讓她想要透過參選改變現況：

¹⁹ 每位候選人刊載的經歷不同，編碼處理方式為有該類經歷即編碼為1，沒有則編碼為0，類似複選題的概念，表9細格內呈現回應數的次數和百分比統計。

「我去申請計畫的時候，計畫書被退掉了，然後到我看到某一年，有看到一個跟我很相似的計畫出來了。我其實心裡真的很不是滋味。那個是我最大的…下定決心我覺得要改變的時候。在那個之前我都會覺得：「嗯…好吧」可能就是一般人會遇到的問題。但只是到那時候（發現相似計畫書通過）我就覺得，如果連我都會遇到問題，代表這是絕大部分都會遇到的問題。所以我就決定說，好吧那我就來試看看（參選）。」²⁰（受訪者F05）

此外，從表9結果也可看到，女性候選人從政的階梯多數是參選和擔任鄉鎮市民代表開始，擔任過村里長、鄰長、鄉長等情況較不常見。

表9 選舉公報刊登的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相關經歷統計

	落選者		當選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女性社團（婦女會）理事等	28	16.6	39	18.6
縣市議員	13	7.7	49	23.3
鄉鎮市民代表	22	13.0	32	15.2
政黨經歷（例如黨部專員、黨代表、小組長）	17	10.1	24	11.4
民意代表助理 / 幕僚	17	10.1	18	8.6
其他民間社團 / 社區協會	17	10.1	14	6.7
民間原住民發展協會	13	7.7	11	5.2
縣市政府原民會理事、顧問	16	9.5	6	2.9
公務人員	6	3.6	4	1.9
各級（單位）調解委員會委員 / 主席	6	3.6	4	1.9

²⁰ 括弧內的文字為筆者所加，以讓文意更清楚。

	落選者		當選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中央政府部門顧問或委員（包括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8	4.7	6	2.9
鄉長	4	2.4	2	1.0
鄰長	1	0.6	0	0.0
農漁會代表	0	0.0	1	0.5
村里長	1	0.6	0	0.0
總數	169	100.0	210	100.0

說明：樣本數為155位議員。因四捨五入之故，表格中百分比加總合計並非10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各選區的選舉公報。

陸、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選舉結果的因素

在2002年至2018年期間，原住民女性投入地方議員選舉的情形增加，當選的人數也呈現提升趨勢，在描述代表性上，女性當選者的族裔仍以阿美族、泰雅族和排灣族為多，她們多數曾有擔任鄉鎮市民代表的經驗，或是參與政黨運作，也多有參與女性社會團體的經歷，同時現任者身分也提供候選人參選優勢。根據前述討論，選區規模、政黨黨籍、是否為婦保選區、現任者身分都和女性候選人的參選有關聯。然而若綜合考量政治因素、社會文化因素和候選人背景後，這些因素是否仍具有顯著影響力？究竟影響女性原住民議員選舉表現的可能因素有哪些？接下來的多變項分析中，分別將選舉年度、黨籍、現任者與否、選區類型、選區規模、直轄市或縣市、是否適用婦女保障名額、候選人族裔、平地或山地選區、候選人教育程度、參選年度等變項納入模型中，並分別以當選與否和得票率為依變項進行分析。本文企圖檢視前述這些因素對原住民女性參選的可能影響，並進一步與既有的研究發現進行對話。

前述分析指出婦女保障名額制度讓更多女性有意願參選，制度提供政黨有誘因提名女性參選，而根據表10結果，該制度對女性候選人當選與否的影

響，係數為正值，但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婦女保障名額制度並不會影響原住民女性當選與否。如同學者Krook(2009, 222)指出配額制度的效果需考量政治環境情況，在符合婦女保障名額制度的選區，政黨都會提出女性候選人參選，再加上既有研究發現這些女性候選人其實更具有競爭性(Huang 2016)，顯出該制度主要影響在於參選誘因，增加投入選戰的動機，並非當選與否。

那麼，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當選機率的主要因素是具備現任者身份、國民黨籍和族裔。現任者無論在資源募集或知名度上都比挑戰者具有優勢，我們從表10可以看到，控制其他因素在相同條件下，現任者比非現任者，當選的機率多出九倍。尤其原住民選區可能很大，例如台北市平地原住民選區，就是以台北市為一個選區，候選人很難確定選民在哪邊，現任者會比挑戰者更可能掌握選民名冊，更有利於現任者的組織拜票進而連任成功（簡年佑 2023, 69）。

在政黨黨籍方面，控制其他條件相同下，相對於無黨籍候選人，若為國民黨籍所提名或推薦，亦有助於提升當選機率。這可能是因為國民黨在原住民部落有強固的網絡，原住民選民較多是國民黨認同者，因此較可能動員原住民選民去投票給國民黨籍候選人（包正豪與周應龍 2019；包正豪與謝灝音 2013）。在訪談資料中，受訪者M03便指出「其實部落大部份的鄉親，比較支持國民黨。認同感之外可能你在當地服務，你跟他們的服務啦……跟他們的互動，這個也是一個重點。」此外，受訪者F13也有類似的觀察「國民黨在原鄉或者部落是優勢，就我觀察，從以前到現在，原住民族人對於國民黨是比較……比較…比較能夠接受的」。

家族政治和血緣關係在原住民選舉中是相當重要的（包正豪與周應龍 2019；包正豪與謝灝音 2013）。家族和血緣關係的影響力主要展現於，經由家族動員和基於血緣關係，原住民選民傾向支持自己族裔的候選人或是家族推出的候選人。從模型結果也可發現，候選人的族裔有顯著正向作用，阿美族裔或是泰雅族裔女性候選人，相對於其他族裔女性候選人而言，有助於提升其當選機會。家族愈大選票就越多，有家族支持的候選人就愈可能衝高選票而當選。

「選舉到最後是族群情結。例如我這一區，可能有四個族人選。那不同種族，都是候選人。到時候他再怎麼樣，除非跟他感情特別好，要不然啦。一般就是哪個族群還是投給自己的族人。為什麼？那未來……我溝通也方便，自己的族人會會……最後會是這樣。」（受訪者M05）

「通常那個家族長決定投誰，整家就幾乎投誰，那個就是跟每一族的文化是結合相關的……原鄉它就必須要用家族。要有家族奧援。如果沒有家族奧援你是沒辦法的。」（受訪者M01）

國內針對女性議員選舉的研究中，亦指出黨籍和現任者對候選人當選與否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莊文忠等 2018），顯示黨籍和現任者因素不因族群而有所差異。不過該研究指出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候選人，當選機會高於教育程度在國初中以下的女性候選人，年齡愈長的候選人當選機會愈低，但教育程度和年齡兩因素並未在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的當選機會上有顯著作用力。此外，參選的選區是平地或山地選區對於當選機率亦無顯著作用。

表10 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當選與否的二分勝算對數模型

	Coefficient	Stand. Error	Odds Ratio
2005年（2002年=0）	-0.12	0.76	0.89
2010年（2002年=0）	0.52	0.70	1.68
2014年（2002年=0）	0.56	0.66	1.75
2018年（2002年=0）	0.48	0.66	1.62
平地選區（山地 = 0）	-0.26	0.77	0.77
婦女保障名額選區（否 = 0）	0.79	0.64	2.20
選區規模	-0.24	0.34	0.78
國民黨籍（非國民黨籍 = 0）	1.16**	0.42	3.18
現任與否（否 = 0）	2.32***	0.47	10.19

	Coefficient	Stand. Error	Odds Ratio
直轄市（縣市 = 0）	0.10	0.59	1.11
年齡	-0.01	0.02	0.99
大學及以上（專科及以下 = 0）	-0.23	0.44	0.79
阿美族（其餘13族 = 0）	1.79*	0.81	5.98
泰雅族（其餘13族 = 0）	1.90**	0.71	6.72
排灣族（其餘13族 = 0）	0.51	0.70	1.66
常數	-2.47	1.30	0.08
模型資訊：n = 179, Pseudo-R ² = 0.2898; Log likelihood = -87.397; LR- χ^2 = 71.33; df = 15; $p < 0.001$			

說明：*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根據表11結果，政治因素中的黨籍對於原住民女性候選人得票率有顯著的影響。控制其他影響因素下，相較於非國民黨籍候選人，披掛國民黨籍參選的女性候選人的得票率會高出10.18%。現任者身份亦顯著的正向影響候選人的得票率。應選席次愈多，選區規模愈大，參選人數也會較多，是以候選人得票率顯著較低。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對候選人得票率並無顯著影響。這些和莊文忠等（2018）以縣市議員為研究對象的發現相似，顯示前述這些因素並不因為候選人是原住民或是漢人而有所不同。

直轄市選區的發展程度較高，可能由於參選人數多因而對女性候選人的得票率具有負面效果。至於平地或山地選區對於女性候選人得票率並不具影響力。候選人的族裔則對得票率有顯著的影響，相較於其他族裔，若為泰雅族或是排灣族的女性候選人，對其得票率有正面的作用。前述討論到原住民族投票時的重要考量是從血緣、家族等親戚網絡關係促成，也會和每一族文化有關，受訪者M02提及「為什麼說泰雅族的家族票很重要？泰雅族的社會規範也可以叫Gaga。泰雅族是沒有頭目，是耆老制。耆老制就是共議決，很多事情就是大家……部落的事物就大家坐下來，那這些人決定誰可以坐下來，就是我們講

的家族長。所以，通常那個家族長決定投誰，整家就幾乎投誰，那個就是跟每一族的文化是結合相關的。」從受訪者M02分享的看法也支持同族投給同族的投票行為，這個發現也回應了包正豪等（2019）研究發現，排灣族和泰雅族原住民選民傾向投給相同族裔的候選人。需要說明的是，包正豪一文研究的是立法委員選舉，但這也說明族裔因素在不同選舉層級都有其重要性。

表11 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得票率的迴歸分析模型

	Coefficient	Stand. Error
常數	40.24	7.30
2005年（2002年 = 0）	0.94	4.27
2010年（2002年 = 0）	5.41	4.01
2014年（2002年 = 0）	3.68	3.85
2018年（2002年 = 0）	4.44	3.85
平地選區（山地 = 0）	-2.74	4.16
婦女保障名額選區（否 = 0）	-1.92	3.66
選區規模	-8.17***	1.97
國民黨籍（非國民黨籍 = 0）	10.18***	2.47
現任與否（否 = 0）	14.91***	2.61
直轄市（縣市 = 0）	-6.98*	3.34
年齡	-0.18	0.14
大學及以上（專科及以下 = 0）	0.53	2.59
阿美族（其餘13族 = 0）	3.20	4.18
泰雅族（其餘13族 = 0）	8.07*	4.06
排灣族（其餘13族 = 0）	11.32**	3.96
N	179	
R ²	0.5137	
Adj. R ²	0.4689	

說明：*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前述分析提及，原住民的選票是需要一票一票去找出來的，去拜訪出來的，尤其是在都會區。訪談資料中，許多參選人都提及雖然不會特別強調自己的女性身分，然而女性的特質例如柔性、細心、感性、親和等，讓她們在競選過程中，比男性候選人更容易跟選民親近，透過數次不斷拜訪和互動，更容易與選民親近並獲得選票支持。例如受訪者F05表示「我覺得就是男生跟女生的特徵。男生的特質就是那種具有魄力跟果決性。女生的……女生就是在親和力跟細心度會戰勝男生這些東西。我覺得在原住民群體裡面，親和力絕對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走進人家裡面，你要讓他們知道，你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人，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部分。」或是受訪者F06分享她先生的觀察，認為女性候選人增加的現象和女性特質有關聯，「我先生他這次也觀察到，他也覺得說之後未來女生候選人會越來越多，可能也是因為女性的特質，比較容易吸引選票，他是這樣跟我講啦。」

此外，從賦權角度也可發現，當選民發現女性從政者的問政表現和男性同樣優秀時，打破選民的性別刻板印象，在觀念上，對於女性從政也就更能夠接受，女性議員也透過自身的問政表現為自己建立更正面形象，進而激勵到更多女性有動機來參選。例如連任成功的受訪者F14就分享「我出來參選的時候，就是有幾個比較年長一點的就覺得說女生不適合，他們就覺得女生不適合做公眾人物。也許是因為過去的那種文化影響，他們會覺得女生不適合這樣拋頭露面、怎麼樣啦，但是後來就再也沒有聽到這樣子的聲音。可能他們覺得說感覺不是像他們所想的這樣子啦，嗯。其實男生跟女生的從政，我覺得很多事情女生的想法比較細膩，做很多事情會想得比較多，不會說就出一張嘴巴，啊怎麼做怎麼做。然後讓那個你的選民覺得女性當代表，其實也是表現得不錯，所以像慢慢選民現在都比較認同女性來從政。」這些經驗和觀察，凸顯了競選過程中的性別因素，對女性原住民候選人的選舉表現產生的可能影響。

柒、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文以族群和性別的交織性角度，針對影響原住民女性議員參選人選舉表

現的可能因素進行探討。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布的選舉資料，我國於2002年至2018年地方縣市議員選舉，原住民女性議員比例呈現逐漸增加趨勢，2018年時比例達到最高，在2018年選舉中有七個席次保留給女性候選人，但並沒有任何一位原住民女性議員是依靠保障制度來當選，一方面凸顯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的競爭實力，另一方面凸顯吾人在探討保障制度的效果時，對原住民議員選區而言，婦女名額保障制度在多數選區是無法適用的。如果不適用，我們如何去理解原住民女性議員人數呈現逐漸增加的現象，哪些因素有助於我們去解釋原住民地方議員政治場域的選舉競爭結果呢？

在本文的研究發現中，有關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選舉表現的因素中，和既有針對全國女性地方議員的選舉研究發現相似，參選黨籍和現任者身分都有助於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的當選機會和得票率的提升。不一樣的是，對於原住民議員選舉而言，候選人族裔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以血緣親族到宗親部落延伸出去的人際網絡，家族網絡愈大，選票就愈多，在投票行為有投給相同族裔候選的傾向，候選人的族裔背景就和其當選機會和得票率有關。本文的模型分析中也獲致相似的結果。不過，阿美族裔的影響是在當選機會上，這有可能是因為阿美族的人口數是最多的，選民依據家族和血緣投票，阿美族裔候選人當選的機會就比較高，但對於得票率高低的影響就不顯著。學者的研究發現，排灣族和泰雅族選民傾向投給相同族裔的候選人，本文的量化分析也發現此兩族裔身分對於女性候選人的得票率呈現正向影響，但不一定都顯著影響其當選機會。

整體而言，本文初步發現政黨黨籍、現任者身分和族裔對於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的選舉表現有顯著的影響力。雖然過去數屆選舉僅有2位原住民女性參選人是因為婦女名額制度而當選，在描述分析時，本文發現在適用婦女保障名額的選區，女性候選人參選較為踴躍，顯示制度設計提供女性參選誘因和政黨提名女性的誘因。該制度效果的發揮是在賦權過程，促進更多女性參與，因為在參選過程本身即是一種賦權的過程，本文發現不少女性候選人參選多次，雖然都落選，但每次的得票率則呈現成長趨勢，顯示逐步獲致選民支持。

透過質性資料，本文也發現由於原住民選區特性，候選人在爭取選民支持的動員方式和漢人選區不同，候選人需要各憑本事去找到選民住在哪裡，選票

是一票一票拜訪互動爭取到的，女性的親和力、細心或暖心特質，讓女性候選人比男性容易融入選民中，更容易與選民親近並爭取選票。而女性的問政表現也扭轉了選民眼中的性別刻板印象，肯定女性參政，這些也是影響原住民女性當選的因素。

由於量化統計分析可取得的變項資訊有其限制，本文發現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選舉表現的因素和一般選區（漢人選區）相似，主要差異在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和族裔上有所差別。婦女保障名額制度並未能顯著有利於女性的當選和得票率，這一方面是多數選區並不適用於該制度，另一方面該制度的效果主要在於提供參選誘因。候選人的族裔之影響來自於族群投票行為現象，此也可能與候選人在競選時能夠講母語對於選戰有加分作用有關聯。根據質性資料分析可知，原住民候選人在爭取選民支持上和一般選區有極大不同，此也影響其競選策略與動員模式，但前述語言或競選策略運作機制並無法依據量化分析結果推論出來。同時其他有關原住民政治行為研究也發現，教會在原住民選舉中扮演選舉動員的角色（周應龍與包正豪 2016, 11），此影響因素較難取得數據並進行實證分析，這也造成本文研究發現的限制。最後，本文也認為除了前述量化分析未能處理的因素外，仍有其他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選舉表現的因素，例如候選人是否來自政治家族、候選人財務資源等因素（Leyenaar 2004, 58; 姜貞吟 2011, 185）。本文因為資料取得和篇幅有限，未能納入分析，未來相關研究可進一步蒐集前述相關資訊，將能更完整描繪原住民女性參政的機會與挑戰。

參考文獻

I. 中文部分

包正豪、周應龍，2019，〈原住民選民的族群投票行爲：2012年山地原住民立委選舉之個案研究〉，《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42：165-193。

(Pao, Cheng-Hao, and Ying-Lung Chou. 2019. "Yuan zhu min xuan min de zu qun tou piao hang wei: 2012 Nian shan di yuan zhu min li wei xuan ju zhi ge an yan jiu"[Ethnic Voting Behavior of Taiwan's Indigenous Electorate: A Case Study of the 2012 Mountain Indigenous Legislator Election]. *Survey Research-Method Application* 42: 165-193.)

包正豪、謝顯音，2013，〈國民黨的原住民選舉動員：一個社會文化互動途徑的初探分析〉，《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6(2)：83-137。

(Pao, Cheng-Hao, and Ivy-Haoyin Hsieh. 2013. "Guo min dang de yuan zhu min xuan ju dong yuan: Yi ge sheh ui wen hua hu dong tuj ing de chu tan fen xi" [Indigenous Electoral Mobilization of the Kuomintang: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aiwan Journal of Indigenous Studies* 6(2): 83-137.)

官大偉、林士淵、鄭夙芬，2015，〈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單一選區劃分可能性初探〉，《選舉研究》，22(2)：71-108。

(Kuan, Da-wei, Shih-yuan Lin, and Su-feng Cheng. 2015. "Yuan zhu min li fa wei yuan xuan ju dan yi xuan qu hua fen ke neng xing chu ta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ingle Member District Delimitation for Indigenous Legislators in Taiwan]. *Electoral Studies* 22(2): 71-108.)

周應龍、包正豪，2016，〈臺灣原住民政治效能感之分析〉，《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9(1)：1-31。

(Chou, Ying-Lung, and Cheng-Hao Pao. 2016. "Taiwan yuan zhu min zhen gzhi xiao neng gan zhu fen xi" [The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of Taiwan Indigenous Voters]. *Taiwan Journal of Indigenous Studies* 9(1): 1-31.)

- 姜貞吟，2009，〈女性作為政治行動者：台灣女性參政圖像的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6：277-316。
- (Chiang, Chen-yin. 2009. "Nu xing zuo wei zheng zhi xing dong zhe: Taiwan nu xing can zheng tu xiang de fan si" [Women as Political Actors Reflections in the Image of Women in Politics in Taiw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76: 277-316.)
- 姜貞吟，2011，〈男性不在場：台灣女性參政的性別階序格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2：179-240。
- (Chiang, Chen-yin. 2011. "Nan xing bu zai chang: Taiwan nu xing can zheng di xing bie jie xu ge ju" [The Absence of Men: Matrices of Gender Hierarchy behind Taiwanese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82: 179-240.)
- 原住民族委員會，2018，〈2018年12月原住民族人口數統計資料〉，原住民族委員會：<https://reurl.cc/OGIQx3>，檢索日期：2024年3月28日。
-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18. "2018 Nian 12 yue yuan zhu minzu renkou tongji shuju" [Demographic Data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December 2018].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https://reurl.cc/OGIQx3> (accessed March 28, 2024).)
- 莊文忠、鄭夙芬、林瓊珠，2012，《我國選舉制度婦女保障名額之研究》，計畫編號：REDC-RES-100-008。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報告。
- (Juang, Wen-Jong, Chiung-Chu Lin, and Su-Feng Cheng. 2012. "Wo guo xuan ju zhi du fu nu bao zhang ming e zhi yan jiu" [A Study of Women Quota System in Taiwan's Electoral Systems]. REDC-RES-100-008. Taipe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sessment Committee of the Executive Yuan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莊文忠、林瓊珠、鄭夙芬、張鐙文，2018，〈婦女保障名額制度與選舉競爭對女性參政的影響：以2000年至2010年縣市議員選舉為例〉，《台灣政治學刊》，22(2): 1-46。

- (Juang, Wen-Jong, Chiung-Chu Lin, Su-Feng Cheng, and Teng-Wen Chang. 2018. "Fu nu bao zhang ming e zhi du yu xuan ju jing zheng dui nu xing can zheng de ying xiang: Yi 2000 nian zhi 2010 nian xian shi yi yuan xuan ju wei li" [The Effects of Electoral System and Electoral Competition on Female Candidates Elected: A Case Study in City and County Council Elections].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2(2): 1-46.)
- 黃長玲，2001，〈從婦女保障名額到性別比例原則：兩性共治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與研究》，40(3): 69-82。
- (Huang, Chang-ling. 2001. "Cong fu nu bao zhang ming e dao xing bie bili yuan ze: Liang xing gong zhi de li lun yu shi jian" [From Reserved Seats for Women to the Gender Quota System: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ender Parity in Politics]. *Issues & Studies* 40(3): 69-82.)
- 楊婉瑩，2000，〈婦女的政治機會結構析論〉，《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2(4): 65-96。
- (Yang, Wan-ying. 2000. "Fu nu de zheng zhi ji hui jie gou xi lun" [The Analysis of Women's Political Opportunity]. *Journal of Sunology: A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4): 65-96.)
- 楊婉瑩，2007，〈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選舉研究》，14(2): 53-94。
- (Yang, Wan-ying. 2007. "Zheng zhi can yu di xing bie cha yi"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lectoral Studies* 14(2): 53-94.)
- 鮑彤、莊文忠、林瓊珠，2014，〈從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婦女保障席次的選舉效應評估〉，《東吳政治學報》，32(1): 99-141。
- (Batto, Nathan F., Wen-Jong Juang, and Chiung-chu Lin. 2014. "Cong si fen zhi yi dao san fen zhi yi? Fu nu bao zhang xi ci de xuan ju xiao ying ping gu" [From one fourth to One Third: The Electoral Effects of Reserved Female Seats]. *The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1): 99-141.)
- 簡年佑，2023，〈牢籠之內還有牢籠：從2022年地方選舉觀察台北市平地原住民的政治結構〉，載於《台灣地方政治讀本：來自青年世代的提問、實踐與反思》，嚴婉玲主編，新北市：左岸文化。

- (Jian, Nina-you. 2023. “Lao long zhi nei hai you lao long: cong 2022 nina di fang xuan ju guan cha tai bei shi ping di yuan zhu min de zheng zhi jie gou” [A Gage within the Cage: Observing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aipei City’s Plain Indigenous People from the 2022 Local Election]. In “*Tai wan di fang zheng zhi du ben: lzi zi qing nizm shi dai de ti wen, shi jian yu fan si*” [Taiwan Local Politics Reader: Questions, Practices and Reflections from the Young Generation], ed. Wan-ling Yan. New Taipei City: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 嚴祥鸞，2011，〈性別主流化：女性在地方的政治參與〉，《政治與政策》，1(2): 47-64。
- (Yuan, Shang-luan. 2011. “Xing bie zhu liu hua: Nu xing zai di fang de zheng zhi can yu” [Gender Mainstream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Local Politics].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Policy* 1(2): 47-64.)

II. 外文部分

- Ballington, Julie, and Muriel Kahane. 2014. “Women in Politics: Financing for Gender Equality.” In *Fund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ion Campaigns: A Handbook on Political Finance*, eds. Elin Falguera, Samuel Jones, and Magnus Ohman.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DEA.
- Banducci, Susan A., Todd Donovan, and Jeffrey A. Karp. 2004. “Minority Representation,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6(2): 534-556.
- Carrio, Elisa María. 2005. “Case Study: Argentina”. In *Women in Parliament: Beyond Numbers (A Revised Edition)*, eds. Julie Ballington, and Azza Kara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DEA.
- Caul, Miki. 1999.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Parliament: The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Party Politics* 5(1): 79-98.
- Dahlerup, Drude. 2005. “Increasing Wome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New Trends in Gender Quotas” In *Women in Parliament: Beyond Numbers (A Revised Edi-*

- tion), eds. Julie Ballington, and Azza Kara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DEA.
- Dahlerup, Drude. 2006. *Women, Quotas, an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Dahlerup, Drude, and Lenita Freidenvall. 2005. "Quotas As a 'Fast Track' to Equal Representation for Women: Why Scandinavia is no Longer the Model."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7(1): 26-48.
- Farrell, David M. 2011. *Electoral System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Palgrave Macmillan.
- Huang, Chang-ling. 2015. "Gender Quotas in Taiwan: The Impact of Global Diffusion." *Politics & Gender* 11(1): 207-217.
- Huang, Chang-ling. 2016. "Reserved for Whom? The Electoral Impact of Gender Quotas in Taiwan." *Pacific Affairs* 89(2): 325-343.
- Huang, Chang-ling. 2019. "Gender Quotas and Women's Increasing Political Competitiveness."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15(1): 25-40.
- Inglehart, Ronald, and Pippa Norris. 2003. *Rising Tide: 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22. "Monthly Ranking of Women In National Parliaments."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https://data.ipu.org/women-ranking?month=10&year=2022>. (accessed November 11, 2022).
- Jacobson, Gary C. 2012. *The Politics of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New York: Pearson.
- Krook, Mona Lena. 2009. *Quotas for Women in Politics-Gender and Candidate Selection Reform Worldwi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wless, Jonnifer L. 2015. "Female Candidates and Legislato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8(1): 349-366.
- Leyenaar, Monique. 2004. *Political Empowerment of Women: The Netherlands and Other Countrie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 Matland, Richard E. 2005. "Enhancing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egislative Recruitment and Electoral Systems." In *Women in Parliament: Beyond numbers* (A Revised Edition), eds. Julie Ballington, and Azza karam. Stockholm:

- International IDEA.
- Norris, Pippa, and Joni Lovenduski. 1995. *Political Recruitment: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Barbara, and Dennis Simon. 2008. *Breaking the Political Glass Ceiling: Women and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Paxton, Pamela, Melanie M. Hughes, and Jennifer I. Green. 2006.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and Wome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1893-2003."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 898-920.
- Piscopo, Jennifer M., and Lorena Vázquez Correa. 2024. "From 30 percent to gender parity in everything: the steady route to raising wome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Mexico."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26(1):54-80.
- Perez, Caroline Carido. 2019. *Invisible Women: Data Bias in a World Designed For Men*. New York: Abrams Press.
- Powley, Elizabeth. 2005. "Case Study: Rwanda." In *Women in Parliament: Beyond Numbers* (A Revised Edition), eds. Julie Ballington, and Azza Kara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DEA.
- Rai, Shirin M. 2005. "Case Study: South Asia." In *Women in Parliament: Beyond Numbers* (A Revised Edition), eds. Julie Ballington, and Azza Kara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DEA.
- Reynolds, Andrew. 1999. "Women in the Legislatures and Executives of the World. Knocking at the Highest Glass Ceiling." *World Politics* 51(4): 547-572.
- Rule, Wilma. 1987. "Electoral Systems, Contextual Factors, and Women's Opportunity for election to Parliament in twenty-three Democracies."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40(3): 477-498.
- Shvedova, Nadezhda. 2005. "Obstacles to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arliament." In *Women in Parliament: Beyond Numbers* (A Revised Edition), eds. Julie Ballington, and Azza Kara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DEA.
- Tremblay, Manon. 2008. *Women and Legislative Representation: Electoral Systems, Political Parties, and Sex Quota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附錄

附錄資訊可於當期期刊出刊後，於《選舉研究》期刊網頁查詢。²¹

附錄一：受訪者一覽表。

²¹ 選舉研究期刊網頁網址：<https://jestw.nccu.edu.tw/>

Examin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Election Outcomes of Indigenous Women Running for Local Councilors in Taiwan

*Chiung-chu Lin**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many countries have adopted various quota systems to promote higher levels of wome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irm that such quota systems hav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increasing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studies o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lso shown that reserved seats for women have significantly boosted their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However, few existing studies have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indigenous women. The election results from 2002 to 2018 indicate a growing number of indigenous women running for and being elected to office. But what factors explain this increase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it the reserved seats for women system, political dynamics, or the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ndidates that play the key role in encouraging indigenous women's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data from local councilor elections between 2002 and 2018 and finds that most female candidates have prior experience in community involvement or political-related activities. Additionally, KMT nomination or recommendation, as well as incumbent statu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election chances and vote share of indigenous female candidat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ata of local councilor elections from 2002 to 2018, and finds that most of the female candidates have experience in community involvement or political-relate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xperiences. KMT nomination or recommendation, as well as incumbent status, contribute to the election chances and vote share of indigenous female candidates, which aligns with existing research on women councilors at the national and municipal levels. The impact of the reserved seats for women system is reflected in its role in motivating participation. In line with previous findings on ethnic voting patterns, a candidate's ethnicity is also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election chances and vote share, with Amis, Paiwan, and Atayal ethnic background positively influencing electoral performance. Lastly, female characteristics and breaking gender stereotypes through effective political performance help improve the election outcomes for indigenous female candidates.

Keywords: Women's Candidacy, Indigenous People, Councilor elections